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 «дом» и «дорога»
в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的 文化观念 “家园”和“道路”



张冬梅◎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EILONGJIANG RENMINCHUBANSHE

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资助出版

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 的文化观念“家园”和“道路”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 «дом» и «дорога»
в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的文化观念“家园”和“道路”/
张冬梅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07-08547-4

I. 俄… II. 张… III. 文化—研究—俄罗斯 IV. 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501 号

责任编辑:张黎明
封面设计:张娟

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的文化观念“家园”和“道路”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 «дом» и «дорога» в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张冬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90 000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547-4/G·1978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言

文化观念是当代人文学科——文化学、语言文化学、认知语言学、语义学等——的重要范畴。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观念是精神文化的基本单位,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发展成形,被称为“民族记忆的凝聚器”、“文化信息的宝库”。要打开这一宝库,就要掌握特殊的钥匙,这就是观念分析。观念分析不仅能够展开浓缩于文化观念之中的无数相关文本和信息,而且超越了传统的语义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观念所蕴含的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即传统价值观、民族心态和性格类型、固有行为模式等。

《俄罗斯民族世界图景中的文化观念“家园”和“道路”》一书通过文化学和符号学视角,把观念放到它所依存的社会文化大语境中加以考察。力求揭示文化观念的历史进化层级,准确把握其动态开放内涵,把孤立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规律和特点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意识中的世界图景,进而促进文化对比研究,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搭建平台。

作者由阐述观念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着重探讨了文化观念与世界图景,特别是电影世界图景的关系,以及观念结构中形象和象征成分的表达。作为对观念分析理论的具体注解,作者尝试对俄罗斯文化的两个重要观念“家园”和“道路”进行整体分析,全面地阐释了观念的内部形式、原始形象及其内涵中的基本语义成分、所附着的联想和评价意义,并以此为基础评述“家园”和“道路”观

念所构建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特点。除此之外,作者还凭借电影符号学理论,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文化观念在俄罗斯电影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揭示出它们在电影符号体系中的创新内涵。

目前国内的概念研究尚不多见,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填补这一空白,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摆脱了以往观念研究中侧重于静态描写、缺乏动态分析的局限性,运用文化符号学的崭新视角,在动态文化语境中揭示观念内涵的形成发展,阐明具体文本/文化现象中蕴涵的民族心智和心态特征。其次,大胆涉足以往研究较少的区域——观念内容中的形象和象征成分,揭示它们在观念内涵形成机制中的作用。第三,在文化观念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互动关系中,结合对言语文本和非言语文本的综合分析,全面构拟民族意识中的观念形象。在此过程中,特别考察了电影文本中的观念表达,深刻阐发观念构建的世界图景中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内涵。

该书的确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使读者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国内的文化观念研究刚刚起步,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论著相继发表,不断丰富我们对本国及俄罗斯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李英男

2009年11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化观念及其研究方法	(19)
1.1 文化观念的定义和特征	(19)
1.2 文化观念与世界图景	(26)
1.3 文化观念的结构	(31)
1.3.1 观念的分层结构和历史进化序列	(31)
1.3.2 对观念结构的形象认识	(35)
1.3.2.1 形象和象征的本质	(35)
1.3.2.2 观念结构中的形象和象征成分	(39)
1.4 文化观念的研究方法	(45)
1.4.1 对观念的文化符号学研究	(45)
1.4.2 对观念的电影符号学研究	(48)
1.4.2.1 电影中的形象和象征	(49)
1.4.2.2 电影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51)
第二章 俄罗斯文化观念 дом 和 дорога	(59)
2.1 对文化观念 дом(家园)的整体分析	(61)
2.1.1 Дом 的内部形式和原始形象	(61)
2.1.2 Дом 精神与物质层面的相互关系	(68)

2.1.3 Дом 内涵中的基本语义成分	(76)
2.2 对文化观念 дорога(道路)的整体分析	(92)
2.2.1 Дорога 的内部形式和原始形象	(93)
2.2.2 Дорога 内涵中的基本语义成分	(96)
2.2.2.1 对道路本身特征的描写及相关的联想意义	(97)
2.2.2.2 “道路”作为运动过程 ——“旅行”、“行走”的意义	(102)
2.2.2.3 道路主体与道路类型的关系	(106)
2.2.2.4 与道路相关的隐喻和象征	(115)
2.2.3 绘画中的道路形象	(125)
2.3 小结:дом 和 дорога 建立的符号空间模式	(129)
第三章 文化观念 дом 和 дорога 在电影文本中的体现	(133)
3.1 电影文本分析之一:《安德烈·鲁勃廖夫》	(134)
3.2 电影文本分析之二:《士兵之歌》	(156)
3.3 电影文本分析之三:《回归》	(179)
3.4 小结:无言而无望的逃离	(200)
结束语	(204)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9)

绪 论

一

对观念(концепт)的关注并非今天才有,它发端于柏拉图的理念说,经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①问题的探讨而传承下来。在西方哲学中它曾以形形色色的名称出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洪堡特的内部形式等。笛卡儿开近代观念主义之先河,认为人心存在固有的天赋观念;而黑格尔在发展康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则达到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高峰。

观念研究在西方哲学中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发展轨迹,观念本身也从哲学、逻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转而为语言学、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现代语言学的兴起促使人们重新估价语言的作用,而“概念思辨明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陈嘉映,2003:17)。语言不再仅仅被视为交际的“工具”和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它本身就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主体。人们创造了话语,通过话语对现实进行转译和过滤,建构出一个主观意识中的世界。在重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语言也在建构着人的内在世界。

^① 经院哲学中的共相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用来表示许多事物的相似性与共同性的普遍概念。

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从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性”（洪堡特，1997：50，201）。

对语言的重新定位将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上升到哲学高度，借助于语言可以了解人的思维和心智，阐明民族文化的特性，构拟民族意识中的世界图景。而语言文化学科领域中的观念则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既是个体思维的单位，又是民族世界图景的组成因素，以形象和象征的形式在历史层级的结构中浓缩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而观念中价值的总和又构成民族的价值观。就像通过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色光芒，对观念的分析研究也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广博幽深的精神世界。

应该指出，当代语言文化领域的观念研究深受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影响，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都与先前有所不同。理性主义是19世纪及其以前西方思想的主要潮流，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逐渐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对科技文明引发的危机有所意识，发现只依靠科学和理性，不仅不能够充分认识整个世界，甚至还会加诸人类自身以偏执和危害。正是出于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对探究人的精神世界中广大而神秘的无意识、非逻辑领域的兴趣，20世纪涌现出种种思想和文艺的新理论，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这些理论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在当代的文化研究、文艺评论包括电影分析中都能看到其影响的痕迹——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特质，显现出把研究重点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倾向，对研究对象持动态开放的态度。而文化研究中对观念的重新定位以及方法论上的更新也正顺应了这一潮流。

20世纪上半期，受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对观

念的研究被局限于逻辑语义学领域,强调用科学和逻辑的思维范式对它进行严谨的分析解剖,而尽量排除其中一切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内容。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思维和意识单位的观念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形成物。如果仅用理性的、科学逻辑的思维范式去分析它,难免会将其简化为一个由若干元素组成的结构体,各组成部分的意义(义项)合起来就构成了观念的整体意义(20世纪80年代B. Г. 科斯托马罗夫和E. M. 维列夏金建立的语言国情学的做法即如此,侧重于用描写的手法注释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语词和事物)。这样做是把观念与表达观念的语词混同起来,而实际上观念既可通过语言形式,也可通过非语言形式表达,即使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部分,观念的意义也非某一个语言符号所能穷尽,在不同的情境中可借助于不同的语词,每一个语词只能涵盖其意义的某一部分而已。

随着人们逐渐把关注的焦点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主体本身,探索主体内在的意识和无意识活动、阐明认知和思维机制的问题必然浮出水面,反映在文化观念的研究上表现为对其中的无意识内容,对它所包蕴的形象和象征的格外关注,在方法论上则以传统的语义分析为基础,广泛吸纳认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例如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来阐释观念中的形象和象征。荣格指出,所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原始的原型模式之上的,这些原型模式的具体性可以上溯到一个意识还没有开始“思考”,而只有“知觉”的时代。也就是说,原型产生在认识的主客体尚未区分,人的身心尚能自觉和宇宙自然保持同构、与其规律互相呼应的时代,它是在知觉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虽然荣格所指的观念与本文中的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其共同点是都包含着无意识的成分。从认知的角度看,观念内容中的这些无意识部分,并非是根本无法理喻的混沌幽暗之所,而是从

意识当中排除掉、逐渐积累沉淀下来的；和意识的逻辑性、抽象性不同，无意识部分诉诸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表达出人们对感性世界的领悟和体会。故此观念中的无意识内涵不能通过理智去思考，只能通过心灵和情感去直观地感受，用 Ю. С. 斯捷潘诺夫的话来表述就是“не только мыслятся, но и переживаются”（不仅被思考，也被感受）（Ю. С. Степанов, 1997）。它也像庄子的道，非语言、观念、名称所可把握，只有“通过自由心灵和创造直观才能领会、体验”（李泽厚, 2001: 169）。

时至今日，观念研究已经摆脱了孤立封闭、与具体情境相割裂的局限性，在逐步展示观念历史层级意义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在揭示它与其他观念以及文化历史语境的关联中，用直觉感受去整体把握其本质和个性，还原其本来的面目。研究对象的意义不仅要在自身结构中阐明，更要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在它与之诸因素的动态联系中去研究——在这方面东方的古老思维方式，即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人不少启迪，科学研究中人文范式的兴起正可看作是对它的呼应：注重对对象的整体把握，在物我合一的过程中直觉体悟。落实到观念研究则强调它的非理性、无意识内容，一改逻辑理性的分析方式，以现象学、诠释学为方法论，综合认知学、文化学、符号学等学科的成果，探究观念词中的民族文化特征，为最终构建世界图景服务。

二

在着手进行具体的观念分析之前，对观念的研究历史作一个简单回顾将是十分有益的。

对观念的研究并非现在才有，它源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问题，而这一问题最初发端于柏拉图的理

念说。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神所创造出来的理想的、实在的东西,是唯一的,而现象只是理念的各种形式的摹本。也就是说,由理念产生了现象世界,“诸共相先于万物而存在”(罗素,2002:518)。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说进行了批评修正,提出与其截然不同的共相学说:“诸物互相类似,而这些类似便生出诸共相来。”

11世纪以来,经院哲学家们注意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共相问题上意见的不一致,由此产生了唯名论(номинализм)和唯实论(реализм)之争。唯实论赞同柏拉图的理论,认为共相(一般)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唯名论秉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离开人的思想意识和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共相。作为两派的折中,温和唯名论的代表人物阿伯拉尔提出“观念主义”(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м)。他反对唯实论把共相看作独立存在的实体,主张共相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用来表示许多事物的相似性与共同性的概念”(余源培,2005:428);同时他并不完全否定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存在于神的头脑中的造物楷模,因此是“上帝的观念”。

除了共相问题,名称(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焦点。唯实论以柏拉图“词是事物的名称,人们通过词句反映客观事物”的观点为基础,强调名称和事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名称由事物的本质决定;唯名论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调和两派观点的“观念主义”倾向于把事物的名称(观念)看做是工具,“把人命名的事物的某种超个体的、固定的看法定型下来”^①。可以说,这是人们最初意识到名称和事物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

^① 这一观点后来成为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的基本观点。参见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истемный подход, В. Г. Зинченко, В. Г. Зусман, З. И. Кирнозе,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ГЛУ им.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а, 2003.

的“心理产物”，它具有交际功能，把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联系起来；它同时兼具具体、特殊的意义和普遍的意义。

观念主义的观点被 17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继承和发展，他首先明确提出观念论：“词的使用，就是观念的可感觉的标记，而这些标记所代表的观念则是它们所专有的和直接的含义。”（转引自王铭玉，2004：209）如果说中世纪的观念主义对事物名称的认识尚属模糊，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将其视为联系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工具，那么洛克则明确指出，语词的使用在人们心中引发固定的观念或意念，这观念成为联系事物和语词的中间环节。作为经验主义的始祖，洛克否定由经院哲学家以及笛卡儿继承下来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没有什么天生的观念或天赋的原则，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知觉作用是“走向认识的第一步和第一阶段，是认识的全部材料的入口”（罗素，2002：140）。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以及对我们的自己的心灵的活动的知觉（即内感）基础上形成了观念，借助于观念我们进行思考。

随着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及现代语言学的兴起，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在 20 世纪的语言哲学中演变为对语言符号意义的探讨。一些学者持源自柏拉图的指称论，认为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或命名的对象，即指称与意义一致；而大多数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持唯名论观点，反对在名称与对象之间寻求对应关系。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1848—1925）最早区分开意义和指称^①，认为“与一个符号相联的不仅有被命名的对象，还有这个符号的涵义、意义”（王铭玉，2004：228）。弗雷格把涵义（смысл）解

^① 《意义和指称》是弗雷格的重要著作，德语原文是《ber Sinn und Bedeutung》，英语一般译为 meaning and reference，俄语译为 смысл и денотат。因此此处的“意义”实为 смысл，而不是 значение。为方便论述，本论文将 смысл 译为“涵义”，以区别于 значение/“意义”。

释为“呈现该符号所指称对象的方式”，它是“人们通向名称的道路”（转引自 В. Г. Зинченко, В. Г. Зусман, З. И. Кириозе, 2003:68）；而意义（значение）是“被感官理解的对象”，即所指（денотат），这样弗雷格就将意义（实为涵义）与指称（所指）区分开来。而名称/语词的涵义是“从某个方面和某种视角”来呈现对象，所以它必须取决于情境和观察者，这样它就不同于只和语词的基本意义相关联的概念（понятие）。从上述阐释中可以看出，弗雷格理解的涵义其实就是广义的观念，它不仅包含关于对象的内容，还包括认知对象的方式，具有与认知主体和语境直接相关的特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弗雷格是最早对 понятие 和 концепт 的区别进行科学论述的人之一。

莫里斯在弗雷格理论的基础上，对意义和指称间的区别作了更精确的划分。提出了“所指谓”（designatan/сигнификат）和“所指示”（denotatum/денотат），大体上分别对应于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2003）。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我们可以看出观念研究在西方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所经历的一条清晰轨迹，即从研究“什么东西存在”到“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再到“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观念本身也从最初散发着神秘光环的“实在”的东西转变为抽象、理性的逻辑思辨的对象（见下表）。

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体论	认识论	语言哲学
哲学的核心问题	研究世界的本质	研究人何以认识世界	研究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

续表

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体论	认识论	语言哲学
概念的不同名称以及对它的认识	理念先于万物而存在,现象是理念的摹本;共相是个体事物互相类似的产物。	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以及对我们的自己的心灵活动的知觉基础上形成了观念,并借助于它进行思考。	概念是“呈现语言符号所指称对象的方式”,它是“人们通向名称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格对意义和指称的区别,原本是为了解决等同问题,他一生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数学建立逻辑基础,并未把语言研究当作自己的任务。所以尽管他指出涵义/观念不仅包括关于对象的知识,也包括与认知主体、认知方式、认知情境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以及在他之后的学者)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继续研究下去,探寻观念复杂多维的内涵,而是就此打住,只把观念作为排除掉一切主观和动态因素的纯粹逻辑研究的对象。这种现象其实是和当时学术研究的整体背景和方法论分不开的。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运用二分法将语言学分成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主张排除一切外部语言学的东西,将研究更多限制在语言系统的内部。这一观点对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导致20世纪的上半期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居主导地位。受其影响,逻辑语义学领域的概念(концепт)研究强调用科学和逻辑的思维范式对它进行严谨的分析解剖,而尽量排除其中一切无意识、非理性的心理内容。作为逻辑学、语义学研究对象的 концепт(研究的静态和封闭性让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指的是 понятие)是与词相对应的思维形

态,反映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特有属性(语义学概论,郭聿楷,何英玉,2002)。

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缺陷,认识到孤立封闭、与具体情境相脱离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研究对象的意义不仅要在自身结构中阐明,更要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在它与诸因素的动态联系中去研究它。落实到观念研究则强调其非理性、无意识内容,在与文化历史语境的动态关联中去整体把握其本质和个性。

三

俄罗斯学术界最早涉及观念问题的是哲学家 C. A. 阿斯科尔德夫(1870—1945)。他在1928年发表的《观念与语词》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把观念视为具有替代功能的思维的产物,可以分成认知的和艺术两种类型,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认知型观念强调对同一类对象的替代,表达的是“共同性”,相当于概念(понятие);艺术型观念还包括由替代对象引起的联想,是具有情感表现力色彩的另一种类型的替代。阿斯科尔德夫认为观念中没有主观内容,只具有“心理生理性质的客观内容”,他的观点可归为观念理论研究的心理学流派(转引自杨秀杰,2007:32)。

在此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观念研究在俄罗斯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90年代,语言文化学著作中才又开始积极使用 концепт 一词。Д. С. 利哈乔夫继承和发展了阿斯科尔德夫的心理方法,同样指出观念具有替代功能,并且是对意义的“公式化表达”,以此来减轻交际的负担。与阿斯科尔德夫不同的是,利哈乔夫认为观念内涵中既包括相关的意义(而且不总是和词典意义吻合),也包括一系列与语言承载者的个体经验和文化

经验相关的联想和色彩,创造出个人独特的“观念域”。因此,观念中不纯然是客观内容,也包括一系列与语言承载者的个体经验和文化经验相关的联想和色彩,其潜在意义的激发取决于个体语言承载者的文化经验。

在语言学范围内对观念的最早研究是1990年代初Н. Д. 阿鲁秋诺娃领导的《语言的逻辑分析》,体现了从侧重于句法的人工语言逻辑研究到重视语义和语用的自然语逻辑研究的转向。以她为代表的逻辑语义学派把语言符号的语义视为形成观念内容的唯一手段,在对观念的阐述中把它作为日常哲学(主要是道德)意识的单位,具有文化意义、认知色彩和世界观指向,可以在语言世界图景范围中对它进行描写。

澳大利亚籍波兰学者А. 维尔茨别希卡(А. Wierzbicka, А. Вежбицкая)的相关研究和著作对俄罗斯学术界影响甚广。她从逻辑观念的视角(логико-понятийный подход)出发,把观念看成“理想”世界的客体,是解释现实世界如何构成的思维建构。维尔茨别希卡特别强调观念的民族性,以及对比较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意义。她认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核心价值可以压缩到几个关键词(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中,通过分析这些关键词—观念就可阐明民族的心智和性格特征。在对俄罗斯文化的具体分析中,她特别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词душа(心灵),судьба(命运),тоска(忧愁)等,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原始语义语言”(язык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митив),以某种公式化的阐释性结构来描写这些观念,最终总结出俄罗斯民族具有“情绪化、非理性、被动性”等性格特点(И. Палешевская, 2001)。

俄罗斯的观念研究同样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人本中心论的转移。“对观念传统逻辑内容的重新审视以及它的心理主义化倾向与上世纪末开始的人文知识科学范式的改变相关联,纯科学的、结